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哥語自是文章一病

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

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

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

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

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

就土微平珠白沿夾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

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

雨懸精意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

外含悽覺汝賢趙曰石堂是夔川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

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曰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

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

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註女牆城上小牆也

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計宗成

王莽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號成家邑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二十年為光武所誅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

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

經綸

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孝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王老人口若人耳妨

佛盡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

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歎雄圖曆數屯

寂寞語

錦

江元過楚劔閣復通秦

傷感無如此兩語舊解

甚誤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

半龍鱗

奇麗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

苔移玉

座春

王座移於首上春惟首耳

間閭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觸目

自然可以破本出處之陋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

搖落况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

孰與閑張並功臨耿

鄧清應天才不小

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契無

鄰

請武侯相得無此便不可及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緝

其自負
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首尾曲折句
句典實有味

真大才真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
欲與劉氏而休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

所晉長策者欲取中原伏諸葛老臣耳洙曰蜀
夫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

洙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

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
私馬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又魏書亮糧盡勢

窮憂患歐血一夕燒管道走入谷道發病卒歐
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

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青溪乃指豐溪也按永
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

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
搖落况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言况而

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奔鄧禹後漢
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

南陽
語絕○上有想望其風來猶在也下句則
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

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
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去二

交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
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
九八行為六十四縱橫正圍不見凹凸處
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如石漫漫不可辨

其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傾湧湍瀆，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走，僅六百年，迄今不動。是日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

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身，真書

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當是為羽林軍

帥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溼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

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

自是好語

且有元戎

命。悲歌識者知，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歌危，脫劍

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關。教鍊羽林兒

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

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

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冰壺動搖

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

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

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

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

慙困翻垂

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溼洼水中彥輔曰飄音習唐韻云

颯飄大風也洙曰定一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况鉄鳳闕謂宮苑深

遠也西京賦註圓闕上作鉄鳳令張兩翼舉敷

犀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官教以玉兵号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

曰引黨以封已註封厚也洙曰共子知其雄守

其雌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愧曰臣聞

古之人君使消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消人得千

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

生馬安用死馬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

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陳

始渭若得熊羆事註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

冠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視青天趙

曉望白帝益山

夢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益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

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

以名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
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
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註
越公楊

素也 有堂在城
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
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却是坐接春盃

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

東流水生涯未即拋殊曰莊子若白駒之過隙
忽然而已詩我宴以衎古

詩以漆投膠中
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吳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岷坼雲霧
龍虎睡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

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
水在極西故曰東杖藜歎世

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

古春

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

英雄餘事業衰邁

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

賦劍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

帝也公孫述自号曰帝築為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

徘徊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

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

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馬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名所今詩

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

州廟皆植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此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

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

心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

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及追言成都先主

廟之軒楹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

手植古柏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

官城外柏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

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育教昂

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

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

所謂不以文害辭言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

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矣不可改

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
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
然警策處性往在此兩体耳刘自招曰君臣已
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
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脉不屬
嘗問涇溪先生先生
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市
於市屢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

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
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
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
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
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
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

有昭君村

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賤蓋以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嬌字昭

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
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
兒結束隨商旅歆帆側拖入波濤撇旋梢瀆無
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微瞿塘
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

窄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何得山

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称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

謂之舸艤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艤音葉鄭曰艤宜從徒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回過而潰者

水之涯也今言撇旋稍潰撇猶過稍猶泊也趙口瞿塘峽名虎鬚難名洙曰峽人以操舟人為

長年定功曰歸州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不為基見漢志註

愁公自註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

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頰帶十年戎馬暗南

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

病虎縱橫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過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

蒼鳥兔頰頃食黃黃為排諧体以江上誰家挑

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

交愁濕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

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

未闌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

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

與栢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起得

蜀中寇亦甚栢

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

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

先卒伍芝蘭壘瓊璫

謂惟

同心注師律灑血在

戎軒絲綸實具載絃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

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歛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

語有

賢臣官則尊

方當節鉞用必絕後珍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

再論作歌挹盛事

絕亦

推轂期孤騫

洙曰晋卞壺傳忠孝

之道年於一門鶴曰五止錦江沸請上元周際

得所謂以湯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

畫二寸八辨於南宮雲臺鄭當時地後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名今陳留亞劇

則良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

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顧有無。殺人

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公自註高論

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驚空相呼。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

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

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

愧，獨在天一隅。棄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

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鋪致俯仰哉，典寶○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

留屬汴州，具魏一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公本

傳云葬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憐

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繫臺本

師曠吹臺，梁孝王摘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

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

玄宗洙曰組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鑿謂政
夫其平和也鶴曰存疑在嗚呼謂李白卒後高
適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頽延年鮑明遠比高
李二公洙曰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
李之
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
簪紫鄰舍煩書札有興強老翁
病身虛俊味何
幸飫兒童

暮春

四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楚天不斷
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
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鶯鷺立洲渚
挾子翻飛還

一叢

選一叢語不佳此
等詩可以不作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
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
其識徵君

第一句已見一階
前嗚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

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

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殊曰賈誼賦
糾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
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并云常
荷帝主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
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
沒在中國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

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牽強無味一經器物內永

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
至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
耳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

遺也殊曰葵
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考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曰

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
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
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藥若恃瓜牙之
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荀罨為墻
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

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

武誦

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秋

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齊隨筆云黃魯直宿舒
州太湖觀音院詩云及烹寒泉窰伐燭古松

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
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
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乃知魯
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
述其上俗耳木無抵觸之義
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有四根已亭

午下山簾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

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是知禁情豈惟干戈哭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間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
脩衰年快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
近青岑李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趙曰朝木為椿取竹織簾苦屨竹謂虛心之苦
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公嘗為栢都
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師曰泛菊給酒期
約以酬謀人之勞耳

除草

公自註去蕪也夢弼曰蕪
音潛又除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
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

能待高秋

纒纒有味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

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

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立自茲藩籬曠更覺松

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蕪之上皆
芒刺觸之能蝨

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蕪氏
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火是亦水
化也洙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蕪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腰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

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

憂寬

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栢公鎮夔建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

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

玉愛惜如芝草

芝草又不切重韻

落刃嚼冰霜開懷慰

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

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洙曰左傳桑田丑山

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

林師曰蒲鵠青謂色之青如蒲鵠鄭曰嵌丘街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希曰水玉水精也洙曰昔

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

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勤免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註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

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

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

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天日曛驚未

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將軍河限蓋行諸直如筆行諸如呼某乎然使不得用意崎嶇

外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

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

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

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卯方

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趨制不禁喧

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

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

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

稀間可突過不可甯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

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

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

阡陌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頗若事○殊

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

駟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謂宗文宜領吾

慶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殊曰祝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溼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

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

豹群殊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

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七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

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
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毘能穿虎豹群以華
水源其在陶侃家僅十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
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
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
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
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
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

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策義仗知

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瓊璫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柳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

不能文章者自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起予幸班白因是託

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
微山華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
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

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東坡云夾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出於子美

火雲洗月露也鄭曰瞰他昆切日始出兒趙曰
 晉程曉詩可憐權穢子觸熱生病根暘熱病也
 武王下車而扇時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
 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鶴曰變在果為信
 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
 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
 李斯所謂繫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甕也
 之變稱耳夢弼曰簡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
 如口切聞秦王善
 為秦聲請奉盆瓦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
 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

口經春長薛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

高歌洙曰三輔水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羊為

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

憶鄭南鄭曰玘音玘鶴曰鄭南當是華

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

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

蛇只自深夢弼曰寺名伏毒社華州鄭縣劉禹

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
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
鄭南江心
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寔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

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自公

註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

玉遊於雲臺之上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

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

業豈沉淪趙曰唐志祕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季秘

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常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早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

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

梗空倚僕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

啼瘡痍向誰數暴殄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

偃甲兵處分聽人主五字萬邦但各業一物休

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先親親上天鑠金石群

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衍陽不猶愈謂旱愈於盜又何激

也 昨宵放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

神靈聚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汚吾衰猶計拙

失望築場圃脩可曰莊子天旱金石流土山焦

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

曝巫不雨則積薪繫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

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可曰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虐而溪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聖母乃

不可與左傳僖二上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

文仲口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為旱焚之私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

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珠曰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賜於歌

暑也切傷

火山自註楚俗大旱則焚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舊俗燒蛟

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助羅落

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掉騰

烟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燠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

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謔

憑此近焚侮焚侮猶威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

遷誰撲滅將恐及環渚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

縷鄭曰疇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口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焮有斬切灸

也趙曰焮字出左傳行火所焮夢弼曰要平声薄關謂近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

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

涼出舞雩華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涼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卧歸林鳥

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

門颯踏開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嚼味

空頻歛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

爾一露巾

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暍於歇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脩然欲下

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絕僻過雲開

錦綉踈松隔水奏笙簧
看君宜着王喬履真似

還疑出尚方
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今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洙

白陰山句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乃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

去非無漢署香之嘆洙曰後漢王喬葉令每月

翔自縣新臺朝明帝今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

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

雙鳥馬乃解尚方於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

屬也漢表尚方作禁器物

必子彈琴色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
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慶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
半字好看清

簞踈簾看奕其若
無一字不盡○洙曰呂氏春秋必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

而單父治漢書終軍少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

以此何為吏曰為繻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
西遊不復傳遺書繻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賦
終童山東之美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

也。雖曰却勝傳曰頭如新傾蓋如故。註云傾蓋
精文。蓋。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
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
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
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鳥匿筋
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
師健步聞旱魃困蔬挹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

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齊楚巫武王親救暘
陰陽相主客時序迤回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
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
露凍堦闐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
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
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
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
剪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

促嬰詞筆

夢符曰按公曰有曰馬頭金匱臣今謂鳥匱是鳥巾也洙曰兩師行雨神

也魍旱神也鄭曰奔古慎字洙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滅文仲止之世紀武不見賜人王自

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鉍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

箭當其挽滿之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

頗踈踈謂縱誕也吳周瑜傳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

見同神先竟難候此事終蒙隴颯然精靈合何

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

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

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瀼重露日出耳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

契咫尺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其不合彼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

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惑矣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

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洙曰周處風土記七夕初牽牛

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

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可曰謝

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齋趙曰白屋貧人之屋

知周公卜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

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

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採樓穿

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縛子網於瓜上

則以為得巧鄭曰凜乙業切潤也齟壯所切齟

偶許切不相值也夢符曰楚辭九辯圓鑿而方

拍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

梧王當七夕夜今揚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富

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曰洞微志載蘇德哥為

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伏鬼宿渡河

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

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

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

學多聞按證皆存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

人子按天上經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

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

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

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

足笑錢程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

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

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舍嬌

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

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慶

其東萬古水相忘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

事終蒙隴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士詩卷十四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第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
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関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
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
燭况乃懷舊立開襟仰内弟執熱露白頭束帶
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
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
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死歸驩騮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毒熱遺此不自煩○

沫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趙口林下有塌翼謂
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曰載聞大易義諷詠詩
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於詩也夢符曰戶
傳如相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趙曰漢苑歸驩騮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
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
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
炎安在戲高鳥石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

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

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晦蚕語錄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罅來

樹字無意思當原夫字無疑洙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王

曰此何氣也王曰昔者先生嘗游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又

神友時云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明日謂王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

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竹風渚佳客適萬里沉

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激浪滿吳楚久陰蛟螭

出冠盜復幾許

趙曰白露誰能數暗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向風起清曉萬象萋

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

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

慘露濕赴遠伎群盜下辟山摠戎備強敵水深

雲光廓鳴櫓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

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洙曰日有行黃道赤道時久陰雨不知日

所行何道也

種蒿豈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两席許蒿莖

向二旬矣而莖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序意如此詩亦

無甚警異蒿莖何是以比君子直以莧比之
差勝耳然至勝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持似有理○種蒿莖
得此于涉甚大奇怪

有味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燉植物半蹉跎嘉生

將已矣雲霞歛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
可用指麾

赤白日却頰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

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爾終朝紆颯沓信宿

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首兮蔬之常

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下

從何來而
叢生於此此葦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

速滋蔓戶庭斃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

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取登于白玉盤籍以如

霞綺莫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籠趙曰漢書嘉生之類註專指為

未師伯乃雨師風伯摘用之端本日瀕洞雲色起凡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

作而止作為靡謂斜雨向西也修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族憤趙曰封已字出國

語註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

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鶴熊羆謂無託與則愈淺第

語味無足深索秋分客尚在竹露少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翻自是仙骨鶴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

伐無為正乾坤鶴曰鶴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蓋山

卓立群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

高天白勝年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

畫竟誰傳

希白周顥刻畫無益公因山名曰蓋山有此句

灩澦堆

夢題白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

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洙曰出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

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戎

舟航天意存傾履神功接混沌

此坡賦

千戈連

解纜行止憶垂堂

每以詩履凡意自是及數○洙曰楚俗博王必沉牛以答

神脫爰益傳千金之江不垂堂註一聖堂謂坐堂外邊恐墮也

瞿塘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

崖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

鈞力大哉

本中曰郭璞江賦也東之峽夏皆疏鑿

黃草

鄭曰峽竹記三峽多兒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

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

家別淚濕羅衣

語態流播

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

已被圍 趙曰黃草峽在涪州亦甲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
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
松州在劍閣內已有圍之者笑蓋所以戒當時
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夔州都

督公嘗為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又坐密

金章醉客露鸚鵡 有麓跡 佳人指鳳凰 幾時來翠

節持地引紅粧 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端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

亦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

樂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

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

拜霍嫖姚 趙曰綉段指樂王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鼓節歌樵謂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

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七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

僂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

識自兒童苦語畧不費思處處隣家笛飄飄客子蓬強

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

常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常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

洙曰昔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燕之好感晉而冀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

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

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僂鏡中衰謝色萬

一故人憐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部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慄不樂響下青

虛裏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

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

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土豈待一知己吾聞

昔秦青傾側天下耳洙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

玉玉五藏冥言不敢為声金管迷宮徵言其声之不
不遠地形歌声之一獨妙也脩可曰列子秦
青樓帶悲聲振
林木響道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
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
謝日蕭然筋力衰孳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
色陶治賴詩篇峽東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

霾楚氣潮海蹴吳天蜀地賦此故覺雄勝煮井

為益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

鴻鴻雙雙舞彌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

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

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

產四海絕隨有幕府初交辟即官幸備負瓜時

猶旅寓萍泛若黃綠藥餌虛狼籍秋風洒淨便

開襟驅瘴癘明日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

客前

百韻鋪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述

哀箏傷

老大華屋艷神僊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

歌聲變轉滿座涕潸潸

公自註都督柏中丞筵開梨園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廐水

公自註西京龍廐門

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

御筵秉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

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

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孿哀痛絲

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

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

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

下牢干

公自註鄭在江陵李在夷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

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

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

登龍蓋有馬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

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

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

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

染華燧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

國步尚迤邐遭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註平生多

病卜築遣懷因遭亂離故寢別離憂怛怛伏臘

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

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

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

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

擅謂空於寇盜囊虛把釵剗米盡坼花鈿甘子

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灤西巔

公自註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拍船處謂羈絆心

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

好梨勝頰穰多粟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

鱸韻二鱸押兒去音魚筍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

窄通竹溜涓涓整抵公畦稜村依野廟邊缺籬

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澁，奇語下句不成語

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翩，困學違

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

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

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

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檄，

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

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

公自註鄭高簡得謝大傳之風

昭王客赴燕

公自註李宗朝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

途中非阮籍

查上似張騫

途中查上語何出也

披拂雲宇在

亦不淹留可解

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

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

古意不術

澤國遠迴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倭佗。鑪峯生轉眄，橘井尚高

寒。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鷲。晚聞多妙教，卒踐

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

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篋空

刮眼鏡象未離銓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恍惚自悼○兩旋兩銓筌銓

○洙曰烏蛮指雋州以西有烏白蛮也希曰夔

有蓋井煮泉為蓋洙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

耕謂之畚田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常杜

絕隨有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有隨之

趙曰嚴武鎮蜀辟公有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

姓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豈與慶官謂之

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

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官女使習之趙曰公

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之回陽也洙曰耿

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居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

書公孫洪贊術青奮於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

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師曰胡呈指安史

亂也洙曰胡呈見漢天文志奏更民黔首業成

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歐公曰此言肅宗成

中興之業洙曰兆喜出于政呂望事註見前趙

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

在得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

遜沈銓期宋之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

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

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

記其柱王曰天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

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

濕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

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

龍門汗血馬註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

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

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

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

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
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珠
曰親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徵命不就趙曰陳江
摠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
水衲袍賦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合
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夢弼曰東郡請鄭
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
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
先公容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
溼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
然童子雕虫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
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
病沉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
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在便
獨酣暢夢弼曰海陵下褰謂今世圖畫所傳嚴

若平探着萊携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
參訊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詩時有
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
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將置
之郡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諸葛亮造八陣圖
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羊陸地蓮紀夔州寓
居所有也洙曰漢揚震傳三鱣一音善定功曰
人米坐馬羈言貧無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
激張儀坐以破馬羈洙曰市師農人指國遠近
多云幾陵鄭曰稜魯鄒切美曰公哇官園也洙
曰漢晁錯傳鑿大湖廟堧垣註云堧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堧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澁公自謂
銀章久不服也馨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
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為工部員外郎徒惹其
官署之妍美耳洙口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
詩匡所來張晏註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子

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青簡教
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雙峯寺在
韶州下有漕溪十祖彼佛書自毗婆尸佛至釋
迦牟尼佛謂之士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
口白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
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入滅於唐其道
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謂其衣鉢歸內
供養以此考之亦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
故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謝安字安
石少有盛名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七爭
超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遺李之芳等使吐蕃
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
不足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
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
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觀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
公欲下峽歸故里也趙曰破浪用宗慤願乘

長風破萬里浪洙曰飛延字出郭璞江賦苦河
曰公自謂它日南遊過峽別孤山神女廟必在
暮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出依迦葉言寓居僧
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倭倭仙人名香爐
峯在廬山蘇耽摘井在彬州遼東華表柱有鶴
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繫交
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
禽跼跼墮水中晉顧愷之嘗畫維摩像王簡栖
畫作頭陀寺碑丈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
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籍田賦碧色
肅其羊羊釋書云勇猛精進八云如良醫治月
即以金篦亂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註四子皆游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註道士席謙吳

人善彈碁畢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

悲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註引藝經彈碁兩
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在當更相彈

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
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

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
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

降於成都地湧玉局洙曰陶潛晚歌荒草何茫
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註高士萊陽鄭

度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霸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

解重驂留亦怨甚○容齋曠筆曰杜子美存殘絕句海篇一存一殘蓋席謙曹霸存

畢曜鄭虔殘也黃魯直荆江亭即專十首其一
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

知溫飽味西風吹淡古藤州乃用此依時少游
殘南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

江船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

擊望秋天洙曰狄人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者

詩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繫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

國愁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

楓遠自愁洙曰江陵右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

是也又江山有臺惟一杜士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公自註內弟異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十字有如何又磨礪

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

薛孟為報欲論詩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巫峽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語不必其盡不必行

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

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誅茅謂小居也趙曰桃源在胡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疊意

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

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

山窮谷亦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語雖少頓拙

返不嫌亂○夢弼曰庚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

抱咸池之曲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

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

老委所窮為即未為賤其柰疾病攻子何面黧

黑馬得豁心曾巴蜀倦剝却下愚成土風幽薊

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

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

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

寒再請甘養蒙洙曰為即未為賤公自叙嘗為

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

人指後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

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三請戒之之辭也洙曰

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
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
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雖得食翻蒼
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
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

揮發非一贈爾秦人父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自此

疾提携愧老夫言不能提携蘇侯為愧也殊曰
毛詩箋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夢弼曰

蘇溪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殊口
左傳秦伯使士會名統朝贈之以策三子無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註云策一撾也漢灌夫
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蘇溪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
左傳秦伯使士會名統朝贈之以策三子無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註云策一搥也漢霍夫
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苟從効轅下駒夫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杜詩卷十四

四

